

上元夜里的太平年

○ 姜晓燕

春到人间人似玉，灯烧月下月如银。

一千多年前的北宋汴京上元夜，白月如霜，夜灯如昼，人面如玉。红泥小火炉安在堂屋中央，釜被火舔得咕嘟作响。水汽氤氲里，苏轼、黄庭坚、欧阳修等一众文人围炉而坐，目光都凝在那锅翻滚的汤圆上。

苏轼伸手拨弄，看着那些刚下锅的汤圆在沸水里沉沉浮浮，起起落落，不由感慨道：“人生就像这汤圆，有人浮，有人沉，有人浮游汤水间，有人沉沉沉沉。”黄庭坚笑着接话：“要学这汤圆，成熟了就能浮起来。”可话音刚落，苏轼就舀起一勺凉水，往锅里一浇，刚要浮起的汤圆，又齐齐地沉了下去。欧阳修抚着长须说：“这汤圆呀，就是要在里面滚三滚。这水呀，就是要在火里滚三滚。这人呀，也得在这世上滚三滚。不滚，不透，不熟，也不圆满。”

苏轼望着锅中翻滚的汤圆，眼中带着通透，说：“就算是这同一只釜里，汤圆的滋味也有百般，甜有微甜，浓甜；咸有清咸，苦咸。那也是各团各的味道，各滚各的水火。”他顿了顿，往碗里盛起一个汤圆：“红尘一世，人生得有百味才圆满呢。只要心里是暖的，哪怕滚到天涯海角，也终有归处。”说罢，他笑着招呼众人：“咱们一起吃汤圆，吃完一起赏花灯，猜灯谜去！”黄庭坚刚吃下一口汤圆，站起来说：“一碗汤圆下肚，人间便无大事。”

这一锅汤圆，煮的从不止是佳节的点心，而是文人藏在骨肉里的沉浮哲思，是历经世事颠沛仍不肯丢掉的温热。在那个风雨如晦、朝暮不安的年代里，这方寸灶台间的烟火气，这一碗滚烫的汤圆，便是他们心中对“太平”二字最真切的期许。

千年时光流转，上元夜的灯火从未熄灭，煮汤圆的暖意，也在千家万户中代代相传。

此刻的夜，也是上元。窗外火树千

丛，银花万里。我家的厨房很小，挤得满满当当，一开门，亦是热气腾腾。不锈钢锅取代了千年以前的釜，电磁炉替代了红泥炉，可那翻滚的沸水、升腾的蒸汽、汤圆在水里起伏的模样，与千年前的汴京堂屋里的那一幕，别无二致。

母亲站在案板前，面前放满了各种馅料：黑芝麻的绵密、花生的酥脆、豆沙的清甜，还有孩子们最爱的芒果流心。

她先从盆里揪下一团已经醒好的糯米面，放在掌心，两只手合起来，轻轻一揉，一压，一旋，那团软白的面就温顺地贴在她的手心。然后用拇指在中间按出一个窝，舀一勺黑芝麻馅放进去，再用指腹一点点收拢，最后在掌心搓成一个圆。那圆是饱满的，没有一丝褶皱，像一轮小小的满月。

“你也来试试。”母亲侧过脸，把一团面递到我的手里。

我接过面团，学着她的样子按窝，可那面团不听话，一下就塌了，馅也漏了。我有些窘迫，她却笑了。“别急”，她用手背蹭了蹭我的手背，“面要揉透，馅要放匀，就像做人，心要沉，手要稳。”

我重新取了一团面，这次放慢了动作。母亲站在我身边，她的影子落在案板上，和我的影子叠在一起。她的手覆在我的手上，带着她的温度，带着糯米面团的细腻。“对，就这样”，她的声音贴着我的耳朵，“收拢的时候要轻。”

我终于搓出了一个圆。她伸手，从我手里拿过那个汤圆，看了又看：“你瞧，包汤圆，不难吧？做什么事情，都要慢慢来，才能做得好。”

我看着她把我做的汤圆，轻轻滑进沸腾的锅里。

“煮汤圆不能猛搅，一搅就碎了。”她一边搅，一边跟我说，“火要小，水要开，耐心等待，它自己就会浮起来。”

我按照母亲说的，用长柄勺轻轻推动汤圆。那勺是木头的，柄上有包浆，是家中的老物件。我推动时，能感觉到

水的阻力，像在推开一段柔软的时光。

“它什么时候才熟？”我问。

“浮起来就熟了。”母亲的目光落在锅里，眼神安静又温柔，“我们做人也是一样，到了时候，自然就站得稳，浮得起。不用催，不用急，日子会一天天地把你煮透的。”

锅里的水在翻滚，白气越来越浓，把厨房的灯光都晕得柔和了。没过多久，汤圆就一个接一个地从水底浮了上来，白白胖胖，晶晶亮亮。

母亲一勺一勺地把汤圆捞进瓷碗里。她动作不急不缓，每一碗都盛得均匀，还不忘撒上干桂花。

我端起碗，咬开一颗黑芝麻汤圆，糯米皮软糯，里面的馅料绵密，温热的甜意在舌尖散开，心里满是欢喜。

千年前，汴京的文人雅士在一碗汤圆里，品出了人生浮沉、世道沧桑；千年后，我站在自家小小的厨房里，在母亲亲手煮的一碗汤圆里，品出的是烟火寻常，是岁月安稳，是内心的平安。古人的汤圆，是风雨里的一点慰藉；我家的汤圆，是太平年里的一份甜蜜。

随着时代的变迁，汤圆的馅料在变，煮汤圆的工具在变，可那份藏在汤圆里的期盼，从未改变。

上元之夜，我站在窗前眺望，街巷里灯火璀璨，霓虹与传统的灯笼交相辉映。千家万户的厨房里，都煮着一碗热腾腾的汤圆，甜的、咸的、荤的、素的，千百种滋味，熬煮着千百种幸福。

古人笔下的太平，是历经风雨离散后，尚能家人围坐、灯火可亲，尚能有一碗热汤暖身安心；如今我们身在的太平，是国泰民安，是街巷繁华，是想吃的滋味都能寻得、想见的人都能相见。

灯月遥相映，人间共良辰。一碗汤圆，一头牵着千年以前的文人风骨，一头牵着此刻人间的烟火温情；一碗汤圆，煮透了古今岁月，也煮暖了人心。上元夜里，汤圆千百味，味味皆团圆；人间烟火处，岁岁是太平。

父母的元宵节

○ 魏有花

如果说腊月是过年这场大戏的序幕，那么元宵节便是它华彩的尾声。记忆中，当春节的喧嚣渐渐沉淀，父亲和母亲又开始为这个“年尾”最重要的日子忙碌起来。那是他们用同样的心意，点亮的另一段温暖时光。

元宵节的前奏，是从母亲蒸面灯开始的。她总说“正月十五蒸面灯，日子越过越亮堂”。发好的面团在她手里温顺服帖，她揪下一块，先揉成圆柱形，再用拇指在顶端按出深深的凹槽，一个面灯便初具雏形。有时她会捏出精致的褶子，像一朵盛开的莲花；有时则在面灯边缘镶上一颗红枣，朴素中透着几分喜气。待面灯蒸熟出锅，母亲便用火柴梗缠上新棉花，插在凹槽中央做灯芯，再倒入豆油。等到夜幕降临，一盏盏面灯被点亮，昏黄的光映在母亲含笑的脸上，那光虽微弱，却足以照亮整个院落。

父亲则负责那一锅滚热的元宵。那时，集市上虽也有现成的卖，但父亲坚持自己做。他将黑芝麻、白糖、猪油

细细调成馅料，切成小方块，放进铺满糯米粉的大簸箩里。他端着簸箩有节奏地摇晃，馅料在粉堆里滚来滚去，像雪球般越滚越大。父亲的动作扎实而匀称，仿佛在完成某种庄严的仪式。他在簸箩前微微前倾的身影，与腊月里推磨做豆腐时如出一辙。不多时，白胖的元宵便整齐地排列开来，圆润饱满，寓意着团圆与美满。

最让我印象深刻的，是母亲遵从的那个老讲究——元宵节晚上，她从不留在婆家看灯。小时候不懂，只是奇怪为何每年这天母亲总是早早吃完晚饭，匆匆收拾一下就往外走。后来才知道，老辈人传下规矩：“新媳妇不看婆家灯，看了要妨公公”。母亲嫁过来后，姥姥更是叮嘱她：“嫁出去的闺女不看娘家灯，看了会死娘亲。”母亲被这“两头堵”的规矩夹在中间，左右为难。还是爷爷发了话：“哪来那么多忌讳，就在家住，我不怕妨！”可母亲终究心里不安，总要回姥姥家走一趟，看一眼，再折返回婆家。如今想来，这看似迷信的习俗背

后，藏着的是母亲对两个家都割舍不下的牵挂。

待到月上柳梢头，父亲会带我们去村外走走，这叫“走百病”。据说元宵节夜晚出门游走，可以祛除百病，强身健体。乡间小路上，月光如水，洒在尚未消融的残雪上，泛着清冷的光。父亲走在前面，我拽着他的衣角，深一脚浅一脚。偶尔有邻村的锣鼓声随风飘来，夹杂着零星的鞭炮响。父亲指着天上的圆月说：“正月十五月儿圆，过了今天，年就过完了，该收心干活了。”语气里没有遗憾，只有对来年的笃定。

回到家，母亲已经煮好元宵。白糯的元宵在沸水中浮沉，像一轮轮小小的满月。全家围坐，咬开软糯的外皮，香甜的馅料瞬间溢满口腔。窗外是邻家孩童挑着灯笼追逐的笑声，屋内是父母舒展的眉眼。那一刻我明白，他们用各自的忙碌，为我们构筑了这个春节最后的圆满——那是关于光明、关于健康、关于一家人的最朴素祈愿。

闹元宵

○ 吴正贵

塔高耸秀华灯亮，古镇城乡鼓乐狂。
骏马龙狮歌舞闹，元宵民艺看余杭。

人间至味是团圆

○ 郑显发

元宵的月亮是早就等在窗外的。它从东边那棵老槐树的枝丫间升起来，圆圆的，清清亮亮的，像谁在天上点了一盏灯。屋里的人也围成一个小小的圆——八仙桌上摆满了碗盏，热气一缕缕地往上飘，在灯下显出浅浅的白。

母亲端上来的元宵是手搓的。她搓元宵的时候，我在旁边看着。那些白胖的团子从她掌心滚出来，挨挨挤挤排在竹匾里，每一个都圆得认真。

锅里的水咕嘟地响，父亲坐在靠墙的椅子上，手捧一杯热茶，却不喝，只是望着厨房的方向。忽然，他开口：“今年桂花不开了？”没头没尾的一句话。母亲在厨房里应道：“开了，开得晚些。”

妹妹在摆筷子。她数了又数，五双，齐齐整整，然后给每个杯子斟上母酿的米酒，酒色淡淡的，能看见杯底印着的小红花。她做这些事时很安静，不像平日那样叽叽喳喳。灯光落在她垂下的发丝上，细细的，亮亮的。

元宵浮起来了，在沸水里打着转。

灯影摇红 月满人间

○ 张 丹

正月十五，上元佳节。年的热闹至此并未阑珊，反倒借了一盏盏灯，把春意揉得更绵密了些。

这一日的黄昏来得格外温柔，残阳未落，檐角的红灯笼已先亮了起来。不是除夕的大红大紫，也非新年的喧闹鼎沸，元宵节的红，是浸在月色里的，像宣纸上晕开的朱砂，淡得恰到好处。“东风夜放花千树，更吹落，星如雨”，辛弃疾笔下的盛景，不必拘泥于都城繁市，寻常巷陌间，树梢挂的彩灯，门前悬的走马灯，便已是漫天星子落人间。

我沿着青石板路缓步。街边的河面上，浮着一盏盏荷灯，烛火在琉璃罩里摇曳，映得流水如碎金。老人们说，元宵燃灯，是为了照亮归途，也是为了祈愿岁岁平安。想来古人的浪漫，大抵如此，不张扬，不刻意，只将心事托付给灯火，让它随波逐流，飘向未知的远方。

行至石桥，恰逢一轮皓月升上柳梢。“今年元夜时，月与灯依旧”，欧阳修的词句忽然漫上心头。时光流转，岁岁年年的元宵节，月亮总是那一轮，灯火也依旧璀璨，变的不过是赏灯的人，以及藏在灯火里的心境。年少时，总爱挤在人群里猜灯谜，为了一句谜面争得面红耳赤，赢了便攥着糖人笑得开怀；如今再看，那些写着谜面的彩笺，更像一封封写给岁月的信，谜底藏在时光里，不必急于揭晓。

桥边的老茶摊支着，摊主煮着桂花酒酿，甜香袅袅。要了一碗，坐在竹椅上慢品。酒酿的醇，桂花的香，混着晚风里的烟火气，酿成元宵节独有的滋

味。母亲用漏勺轻轻捞起，先盛五碗，放在桌上。父亲端起碗，却不急着吃，只是看着那热气一点一点升上去，融进灯光里。他举了举手中的碗，没说什么。我们也跟着举起碗来，五个碗轻轻碰在一起，声音脆脆的，像冰裂，又不像。

咬开元宵，黑芝麻馅慢慢流出来，甜甜的，烫烫的。我想起小时候，祖母也是这样坐着，也是这样慢慢地吃。她总说：“吃元宵要小心，别烫着。”那时不懂，现在懂了——有些东西急不得，要慢慢尝。

窗外的月亮又升高了些，照在院子里那棵老桂花树上。树下落了片叶子，静静的。屋里的人围着桌子坐着，碗里的元宵还剩两个。没有人说这一年过得怎样，也没有人说新的一年要如何。只是偶尔碰碰碗，偶尔相视一笑。

人间至味，原来不是珍馐美饌，不过是这寻常的团圆夜——有月亮在天上，有元宵在碗里，有亲人在身旁。举杯时，不必豪言，只道平安，已是圆满。

味。抬头望去，漫天灯影与月色交相辉映，惊起一阵细碎的惊叹。“凤箫声动，玉壶光转，一夜鱼龙舞”，此刻无需凤箫，无需鱼龙舞，单是这月色，这灯火，这人间烟火，便足够动人。

夜色渐深，赏灯的人潮渐渐散去，巷陌里的灯火却依旧明亮。我捧着温热的酒酿，往家的方向走。路过邻家院门，见孩童正提着兔子灯追逐，笑声清脆，像檐角的风铃。那盏兔子灯，白绒绒的身子，红彤彤的眼睛，在月色里蹦蹦跳跳，竟让这清冷的春夜，多了几分稚气与温暖。

想起《红楼梦》里，大观园的元宵节，众人围坐猜谜，听戏赏灯，热闹非凡。只是繁华过后，终有落寞，而寻常人间的元宵节，没有那么多悲欢离合，只有柴米油盐的温良，和藏在灯火里的安稳。

走到家门口，望见窗台上早已摆好了母亲煮的汤圆。白玉般的团子，浮在青瓷碗里，咬一口，黑芝麻的甜香溢满唇齿。“汤圆”寓意“团圆”，这一碗热气腾腾的甜，便是中国人最朴素的期盼。

窗外，月色依旧清明，灯影依旧摇红。我想，元宵节的美好或许正在于这份“闹中取静”的温柔。它不像春节那般厚重，也不似清明那般清冷，而是像一首轻灵的小诗，将团圆的喜悦，将春日希冀，都揉进了月色与灯火里。

夜深了，灯火渐稀，唯有明月高悬。愿这人间，岁岁年年，灯月长明，人长久，共团圆。

